

## “盼望”、“疆场”俗变探讨\*

曾 良

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,在汉语史中存在着语言和文字交互影响的现象。语言中的词写成文字之后,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,随着书写形式的变化,词音有可能受字形影响而相应发生变化。张永言先生据《水经注》举有“读随字改”或者说“音从字变”的例子。汉字俗写变化可以对汉语的词音、词义产生影响。如某字既记录 A 词,又因俗写变化与 B 词的字形相同或相近,结果 B 词因文字的原因读成 A 词的读音。下面就以“盼望”和“疆场”二词为例,略作探讨。

### 1. 盼望

现代汉语“盼望”一词,“盼”的语义来源值得探讨。笔者认为盼望义是来自“𥇵”,因“𥇵”、“盼”、“𥇵”三字俗写相混,而导致“𥇵”的语义给了“盼”字,后世不知语源而袭用,不知其非,最终成了现代汉语的规范用字。《说文》“盼”字条段注:“按盼、𥇵、𥇵三字形近,多互讹,不可不正。”“𥇵”或作“𥇵”,张参《五经文字·目部》:“𥇵𥇵:莫见反,上《说文》,下经典相承隶省。”《邙洛碑志三百种》(以下简称《碑志》)三五《隋寇君妻辛怜墓志》拓片:“顾𥇵前图,温习旧史,既传博士之誉,仍致女师之谈。”(40 页)“顾𥇵”即顾𥇵。从正字角度分析,“𥇵”与“盼”、“𥇵”应该字形相差较大,为什么会相混呢?笔者私下揣摩:应是“𥇵”异写为“𥇵”后,因“𥇵”旁俗写往往在上增加两点,如“𥇵”字俗作“𥇵”,是其例,《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》(以下简称《附考》)第十二册一一八四《夫人郭宝墓志》拓片:“工𥇵奇类,靡不明闲。”(457 页)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(以下简称《续集》)咸通〇九六《唐张氏墓记》:“张氏明眸巧笑,知音声。”(1108 页)“𥇵”字原碑作“𥇵”,为俗写。这样,“𥇵”就类推变成了“𥇵”字。清顾蔼吉《隶辨》:“𥇵:《张平子碑》:‘𥇵狐山而颂口英。’按:《九经字样》云:𥇵别作𥇵。”今《九经字样》无,“𥇵”是𥇵字。《碑志》四四《隋杨定及妻卞氏墓志》:“东跨旧邑,西𥇵龙楼,北带芒山,南窥伊洛。”(53 页)面对“𥇵”字,有人会释读为“盼”字;有人可能会因觉得跟“恨视也”的意思实在无关,就释读为“盼”或“𥇵”。

其实,“𥇵”字各人释读往往不一,多半用现代汉语的文字规范去改古籍。如遇到“𥇵望”多半会校录作“盼望”。《全隋文补遗》卷一《惠云法师墓志》:“道心内直,威仪外现。共奔袞王,提携藻盼。”(28 页)“盼”字,据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二十五作“𥇵”,是“𥇵”的俗写。

中古汉语中“顾𥇵”较多见,北齐《徐显秀墓志》拓片:“慷慨衷于顾𥇵,义列形于音旨。”<sup>①</sup>《续集》麟德〇一九《程知节墓志》:“公兴斯中垒,绵涉九载,宠盼攸深,荣寄逾重。”(152 页)“盼”字,据《新中国出土墓志·陕西》〔壹〕上册六五原碑实作“𥇵”(57 页),是“𥇵”的异写。

\* 本文的研究得到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。感谢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。错谬之处,由作者负责。

“𦉰”就是顾望的意思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(以下简称《汇编》)天授〇一九《夫人田氏墓志》:“朱邸流𦉰,绿轸鸣弦,霜高白雪,月上青烟。”(806页)“𦉰”字原碑写“𦉰”。

我们再来举一例古籍文字受今人文字系统影响而改变原貌的情况,《附考》第四册三〇七《张盛墓志》拓片:“不𦉰公征,萧然自逸,登兹眉寿,始终守一。”(25页)今人面对“𦉰”字,因为它是表示盼望、期望的意思,而现代汉语的文字表达系统是用“盼”字表示,故“𦉰”字《附考》录为“盼”(24页),而《汇编》显庆〇二二此碑录文作“盼”(243页)。实际上“𦉰”是“𦉰”的俗写,可参唐人正字类辞书《五经文字》。

从隋唐墓志调查看来,当时人表示顾望、期望的意思时,一般都用“𦉰”字,很少看到用“盼”字的。《汇编》上元〇一四《阿史那忠墓志》:“年逾志学,遂参禁卫,寻降秣华,婚定襄县主,赐以甲第,赏𦉰特隆。”(602页)“𦉰”就是“𦉰”的异体,“赏𦉰”谓赏赐顾望。同书上元〇一七《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》:“岂谓窥窗灭影,玉女之电俄惊;𦉰枕伤神,金夫之恨踰积。”(605页)“𦉰”为顾视义。《汇编》总章〇二〇《李爽墓志》:“第一见知,方升朝错;当时有𦉰,无易赵尧。”(494页)“𦉰”字原碑作“𦉰”,这里是期望、期盼的意思,可见当时用“𦉰”字表示。《汇编》麟德〇二二《罗端墓志》:“既而青云宦息,白首唐年,弋钓林泉,沉浮里闾,据𦉰腾𦉰,克壮忼慨之情;觥杯励味,遂宽勍力之礼。”(410页)后数句,《附考》第六册五四四录文作:“据𦉰腾𦉰,克壮忼慨之情;𦉰林励味,遂宽勍力之礼。”(187页)一录作“𦉰”,一录作“盼”,而真正原碑作“𦉰”。可见录为“𦉰”是正确的,录为“盼”是以今改古。“据𦉰腾𦉰,克壮忼慨之情”,应是用马援之典,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二:“(马援)时年六十二,帝愍其老,未许之。援自请曰:‘臣尚能被甲上马。’帝令试之。援据鞍顾𦉰,以示可用。”

隋唐墓志原碑中,顾𦉰、顾望的意思一般都用“𦉰”字表示,“顾𦉰”一词也绝少写作“顾盼”。“盼”字据《说文》本指眼珠黑白分明,很难引申出顾望的意思。顾视、盼望的意思应该来自“𦉰”,大约“𦉰”字俗写为“𦉰”,又类推为“𦉰”。而“𦉰”字有人会释读为“盼”;有人会释读为“𦉰”;还有人会释读为“盼”字,因“分”、“兮”二旁俗写相混。我们看古籍中“顾𦉰”一词的写法,就可明白。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四辑《三教偶拈·道》:“却说郭璞先生行到山麓之下,前观后察,左顾右盼,遂将罗经下针,审了方向。”(2402页)“左顾右盼”就是“左顾右𦉰”。“顾𦉰”在古籍传抄中也有写作“顾盼”、“顾盼”的,《文选》卷二四嵇叔夜《赠秀才入军五首》:“凌厉中原,顾盼生姿。”《胡氏考异》卷四:“顾盼生姿:袁本、茶陵本‘盼’作‘𦉰’,注同。案:‘𦉰’字是也。‘𦉰’为‘𦉰’之别体字,不知者多改为‘盼’。茶陵改刻如此,后又误成‘盼’也。”近代汉语中,“𦉰望”往往写作“盼望”,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四辑《桃花女阴阳斗传》第二回:“孤若不明言,岂不叫你白白盼望,你孩儿今夜三更就要命尽无常了。”(840页)第五回:“石宗辅,我儿你回来了么?盼望杀为娘也。”(868页)也有写作“𦉰望”的,同书第二回:“石婆子每日思儿想子,终日倚门𦉰望,日复一日,并无些影儿。”(837页)宋人王观国《学林》卷十:“盖于义则有‘顾𦉰’而无‘顾盼’,古之文士未尝误用也,世俗多误读‘顾𦉰’为‘顾盼’耳。世俗虽误读,然文士不可误读也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:“毋淫视。”注:“淫视,睇𦉰也。”宋人毛居正《六经正误》卷四针对《曲礼上》的注文“睇𦉰”曰:“‘𦉰’作‘盼’误,《释文》作𦉰,莫遍反。建本注文作𦉰,音同。案《说文》:盼,胡计切,恨视也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轮人》“为贤”《释文》“为贤:如字,刘李胡𦉰反。”《六经正误》卷五曰:“‘𦉰’作‘盼’误,建本作𦉰,𦉰音面,盼音係。”可见宋人有“𦉰”俗写为“盼”的。《尔雅·释畜》“𦉰父”条之“好顾盼”阮元校勘记曰:“毕疏本、注疏本同,毛本盼𦉰盼,《释文》:‘𦉰,亡见反。’据《说文》:‘𦉰,邪视也。’莫甸切,当用此字。盼,恨视也,

胡计切;盼,《诗》:‘美目盼兮’,匹苒切,皆非此义。雪窗本此字脱。”从正字法角度说,“𥇑”、“盼”、“𥇑”是形音义各不相同的词,但由于俗写文字体系中,三字相混<sup>②</sup>,最后“𥇑望”写成了“盼望”,词音也随形变化,形成现代汉语的“盼望”。这就是正字与俗字的矛盾,正字有区别,而俗写相混,因民间通行俗写,最后俗写颠覆了正字。当然,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将“盼望”复古为“𥇑望”,约定俗成谓之宜,但其词音和词义来源是要明白的。依据隋唐墓志情况和宋人王观国的论述看来,是“顾𥇑”俗讹成了“顾盼”或“顾盼”,而现代汉语的盼望义来自“𥇑”字。

## 2. 疆場

关于“疆场”一词,学术界有广泛的讨论(参看彭玉兰,2003;黄建宁,2004;王东,2005;李士彪,2005;董志翘,2006等)。出土碑志没有后世传抄径改的问题,可以比较准确地知道当时语言文字使用的真实情况。我们利用墓志,可以提供比南朝陈后主《饮马长城窟行》更早一些的“疆场”例子。

《碑志》二六《魏故假节征虏将军益州都督长孙君墓志铭》拓片:“既而邛蜀来侵,巴庸内叛,钟鼓忽以相望,疆场骚然离骇。君乃应机投袂,挺劔前驱,剪荆棘于边场,逐豺狼于塞表。”(29页)“疆场”就是“疆场”;“边场”即“边场”,指边疆。“场”和“场”就是“场”、“场”的异写,并不是词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我们可比较同碑的“河南洛陽人”的“陽”,“陽”字的右旁与“场”字的右旁,写法完全相同。再看此墓志的铭文有:“标芳鼎席,挺列周行。连轡耸驾,比翼争翔。扬旌度阊,受律边场。威临四塞,功高一方。”“行”、“翔”、“场”、“方”押韵,可知“边场”虽表示边境义,但决非“场”字。据此墓志,长孙子梵葬于北魏普泰元年(531年)三月二日,说明至少普泰年间就有“疆场”、“边场”的写法。唐代墓志中“疆场”的例子,《碑志》八八《周皇甫惠墓志》拓片:“疆场无弦鋏之虞,井邑被仁明之化。”(104页)

现在我们讨论一下“场”、“场”讹误的原因。从正字看来,“易”、“易”二旁,其中前者少一横,后者多一横,应该差别是比较大的;但由于在中古汉语的文字俗写中,“易”会写成“易”,就与“易”形似了。“易”写作“易”是常见的,例如《碑志》二二《魏王馥墓志》:“君讳馥,字香炉,太原晋陽人也。”(24页)“陽”就是“阳”字,此是北魏建义元年(528年)七月廿九日的墓志。《碑志》一〇《魏杨熙仙墓志》:“仪形徐粹,音韵闲暢。”(11页)原拓片“暢”字的右旁实写“易”,又此碑的“楊”字也作“易”旁。在《碑志》的拓片中,“揚”、“楊”、“陽”右旁为“易”者,语例甚多。我们调查了一下碑志,在大多数情况下,“易”与“易”(易)的区别是清楚的,即靠“日”旁末笔的短长来区分。举例如下:

《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铭》的“賜”、“錫”作“賜”、“錫”,“陽”字作“陽”<sup>③</sup>。我们查阅了《碑志》中的墓志,在《魏徽光姬墓志》中(525年葬):“錫”写“易”旁,“揚”写“易”旁(17页)。在《唐王师忠墓志》中,“揚”、“蕩”、“場”、“陽”等字均从“易”旁,而“賜”、“易”字不从“易”,依旧作“易”(66页)。《周王夫人墓志》(698年葬):“易州”中写“易”;“陽”写“易”旁(108页)。《唐杜荣观墓志》(703年葬):“錫”字作“易”旁;“陽”字作“易”旁(116页)。《唐辅简墓志》(707年葬):“易從”中写“易”;“陽”写“易”旁(122页)。《唐许君妻张氏墓志》(720年葬):“陽”、“揚”写“易”旁;“易”仍作“易”(132页)。

但在类化的作用下,甚至“錫”等字有时也会俗写作“易”旁,《碑志》二一《魏杨济墓志》:“帝钦厥庸,锡爵广平侯。”(25页)原碑“錫”字右旁作“易”。《千唐志斋藏志》四《元恭墓志》(532年)中,“陽”、“揚”、“錫”均从“易”旁(4页)。这样一来,自然就会泯灭“场”与“场”的区别,造成“疆场”和“疆场”并用。知道其语源的人可能会写“疆场”,不知其语源的人则写作

“疆场”，正如李士彪先生所说，“‘疆场’一词出现后，‘疆场’并非遭废弃，两词并行不悖，沿用不绝。”后世“疆场”渐渐占上风。有时在碑志中甚至还看到“易”就俗写作“易”，如《碑志》一三八《唐李滔墓志》拓片：“幼有令问，长而好学，贞口洁白，夷险不易。”（161页）“易”就当释读为“易”字。也有“易”旁写作“易”的，《碑志》北魏正光三年（522年）的《魏郭颖墓志》拓片：“公讳颖，字兴成，略陽略陽人也。”（14页）“陽”即“陽”字。说明俗写“易”、“易”相混。

应该说，在中古汉语时期，俗写存在着“易”、“易”不别的阶段，即本来“易”是“日”末笔短横，“易”则俗写作“易”，但渐渐也有不少书手“易”也写“易”，这样，“场”字就既是“场”的俗写，又是“场”的俗写了。北齐《裴子诞墓志》拓片：“属关右妖氛，侵我疆场，乃命偏师，龚行问罪。”<sup>④</sup>这个“场”字，到底是释读为“场”字，还是释读为“场”字，就很难说了，因为该碑中的“丹陽王”、“汾絙堆之陽”的“陽”字写作“陽”，而“丹青易灭”的“易”作“易”。笔者估计当时有人读“疆场”，有人读“疆场”。

隋唐墓志中写“疆场”的例子不少，《全隋文补遗》卷三《杨钦墓志》：“国步未康，寇结疆场。慷慨投笔，奋迅戎行。”（173页）说明当时“疆场”已写作“疆场”，因“场”与“行”押韵。《汇编》仪凤〇三二《唐故柱国府朝散大夫乐府君墓志铭并序》：“属隋纲不振，太宝将迁，金汤无紫口口坚，郊野有乱麻之痛，莫不持疑壇场，去就多虞。”（647页）据《附考》第九册八六五原碑拓片，确作“壇场”（307页）。

#### 附 注

- ① 见《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第10期。
- ② 俗写三字相混的大量语例，可参《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第146页、第231页。
- ③ 《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铭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。
- ④ 原碑拓片参运城地区河东博物馆《晋南发现北齐裴子诞兄弟墓志》一文，《考古》1994年第4期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董志翘 2006 《梁〈高僧传〉“疆场”例质疑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。
- 郭在贻 1986 《训诂学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。
- 韩理洲 2004 《全隋文补遗》，三秦出版社。
- 黄建宁 2004 《说“疆场”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1期。
- 李士彪 2005 《“疆场”首见问题讨论（二）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毛汉光 1984 《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》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一。
- 彭玉兰 2003 《“疆场”一词首见于辽代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王 东 2005 《“疆场”首见问题讨论（一）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曾 良 2006 《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》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。
- 张永言 1992 《语文学论集》，语文出版社。
- 张涌泉 1995 《汉语俗字研究》，岳麓书社。
- 赵君平 2004 《邙洛碑志三百种》，中华书局。
- 周绍良 1992 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周绍良 赵 超 2001 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（曾良 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5）